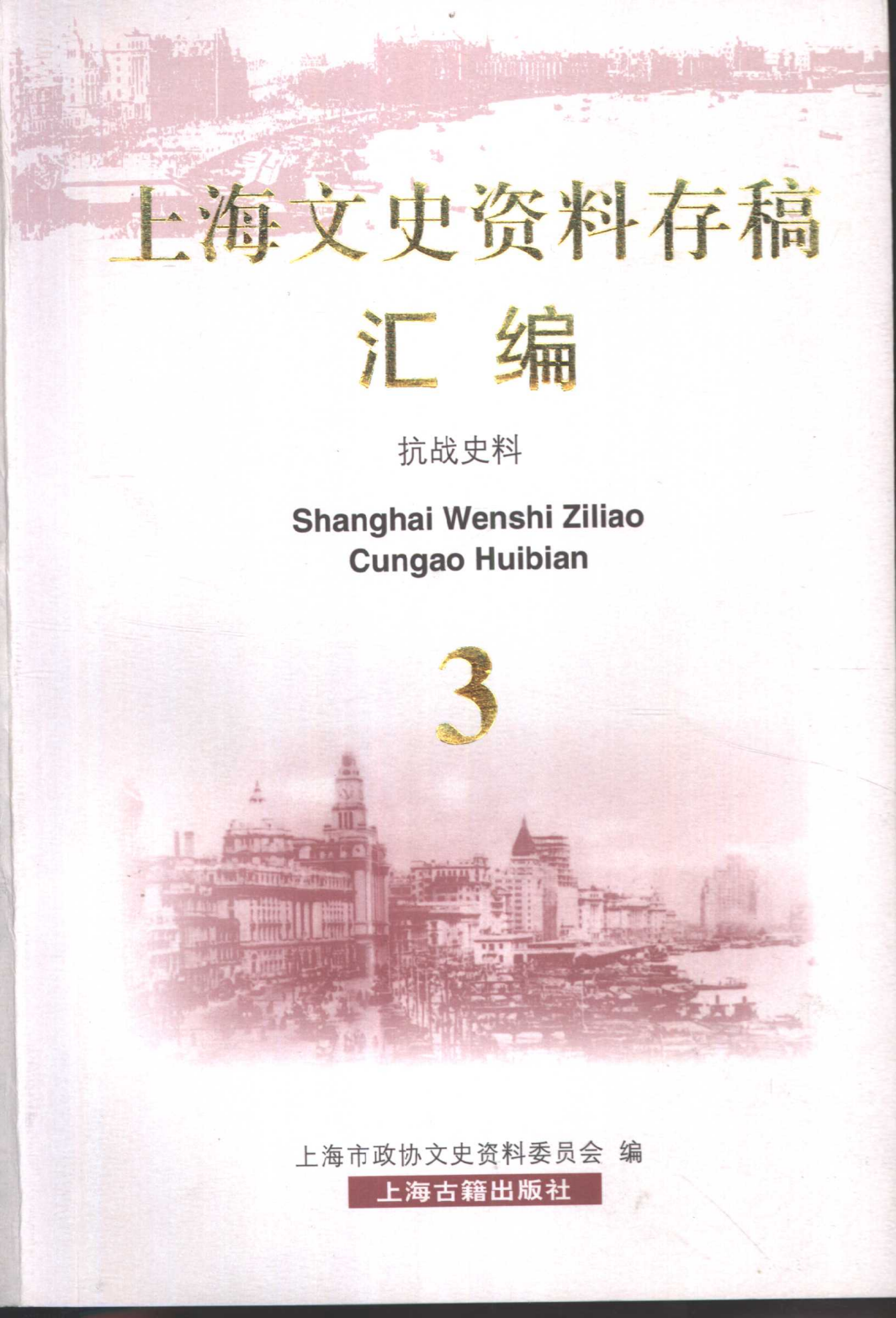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上海文史资料存稿 汇编

抗战史料

Shanghai Wenshi Ziliao
Cungao Huibian

3

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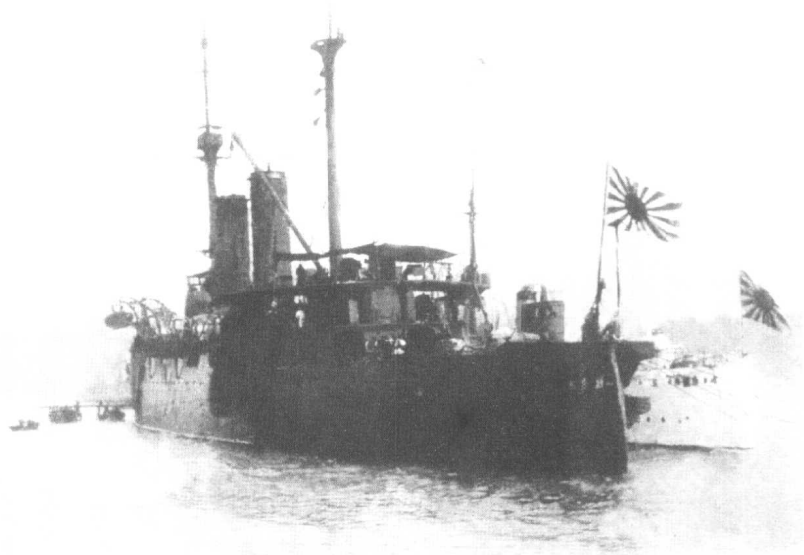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上海文史资料存稿 汇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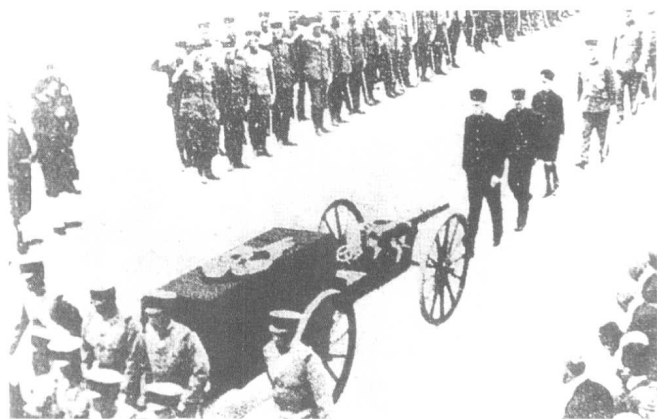
抗战史料

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一二八事件时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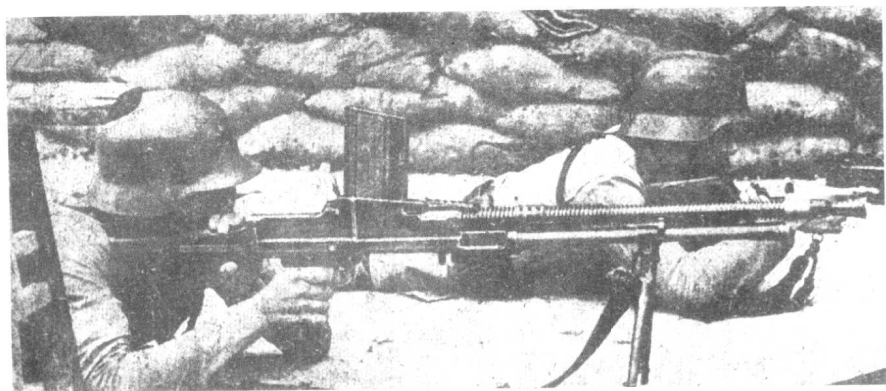
虹口事件发生后日军将领白川的灵车



一二八时期抗击日军的十九路军



八一三淞沪抗战时中国抗日军队



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坚持阻击日军进攻的“四行孤军”



“孤岛”时期上海慈善工作者向难童发放救济品



浦东抗日游击队



1945年9月日军投降情景

目 录

第四十七师参加一·二八上海抗日的经过	赵子立 / 1
一·二八淞沪抗战和上海市民义勇军	方知达 / 10
嘉定沦陷后的日军暴行	姚旭参 / 24
朝鲜志士行刺日本侵略者白川等的义举	李华林 / 33
徐哲东教授的几篇关于淞沪抗日的遗作	刘同葆 / 38
“十九路军抗日战绩展览会”记实	金长琨 / 44
第二师补充旅参加淞沪抗战回忆	傅立贤 王大中 / 46
八一三淞沪战役中我的经历	陆大公 / 50
八一三杨树浦江湾地区战况	熊新民 / 56
第七十四军上海抗战概述	吴 莺 王仲模 / 66
化学兵总队淞沪抗日始末记	戴 威 / 78
随六十一师参加淞沪会战	邓禹恒 / 84
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上海抗日作战经过	吴幼元 / 91

七十八师淞沪抗战记述	李汇川 / 99
第九师在上海战场和溃退到芜湖见闻	王惜时 解云祥 / 104
王子隆抗击日军	奉贤县胡桥乡编志组 / 108
向四行仓库孤军送旗	叶春年 / 111
记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	胡兰畦 / 114
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前前后后	高恩铭 / 119
回忆抗战时在上海办理救济被难同乡	韩希愈 / 126
淞沪抗战时期主持浙江重伤医院的回忆	褚承猷 / 134
在宁波迎送上海抗日伤病员的日子	戴庆琦 / 138
中法学堂学生的爱国行动	金长琨 / 142

抗日爱国将军傅作义的一席话	赵彦和 / 145
上海地方协会的回忆	黎照寰 / 147
抗战时期的上海电信	李 桐 / 156
淞沪支队第六中队在朱家圈反击日军	金桥荣 / 161
输送人员和物资去抗日根据地	沈 诒 / 164
我在上海孤岛从事的抗日救亡工作	姚惠泉 / 167
策反邵式军	冯正武 / 177

郝自修拳师兄弟殉难茸城事略	李剑农 / 188
日本宪兵司令部对我的迫害	李 桐 / 191
我被日伪特务枪击受伤的经过	顾执中 / 195
上海日狱两月半	张冰独 / 202
中国银行行员被害纪实	侯 湘 / 212
上海司法界的两起血案	蒋晓光 林达祖 沈立行 / 221

日伪统治下的奉贤	朱声昌 / 227
敌伪接收上海租界国民党法院前后	赵德仁 / 253
新闻界抗日战士朱惺公	虞韶成 / 262
爱国实业家方液仙及其殉难经过	方之雄 / 268
军统在汪伪政权内的地下特务组织	杨 实 / 273
一个敌伪不干预的无线电台	陆鸿勋 / 277
抗战后期国民党上海地下总部	吴仁勋 / 291
回忆汪伪前后三五事	胡泽吾 / 299
敌伪时代的“中华留日同学会”	周逸峰 / 311
汪伪上海市汉奸组织内幕	杨今农 / 320
“七十六号”魔窟罪恶点滴	薛畊莘 / 330
“黄道会”罪恶活动片断	何国涛 / 334
汉奸张北生投敌卖友始末记	石顺渊 / 348
李士群与《国民新闻》报社 ... 蒋晓光 林达祖	沈立行 / 356
日军毒杀李士群真相	袁愈佳 / 365
梅思平其人	叶风虎 / 373
上海沪西工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斗争	顾松盛 / 393
目击日军投降	邹若军 / 397
在日本帝国银行为解散费的斗争	周良泉 / 404
国民党海军接收上海方面日伪物资之史料	许季超 / 408
上海的逆产处理情况	杨 实 / 419
我所知道的姜公美	张德铭 / 428

第四十七师参加一·二八 上海抗日的经过

赵子立

1931年秋,第九军在江西参加第三次“围剿”惨败后,第四十七师与第五十四师合编,有枪的编为第五十四师,仍留江西作战,没枪的编为第四十七师,开赴蚌埠补充训练了3个多月。到翌年1月,发生一·二八事变,在表面上,第四十七师是蒋介石命令开赴上海抗日的,但第九军军长兼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,先是按兵不动,迟迟其行;继则徘徊瞻顾,滞留中途。等第四十七师磨蹭到达上海时,战事已中止。

第五十四师在江西永丰,将徒手兵编成第四十七师第二旅(辖第三、第四两团),向蚌埠开拔。当时旅长是王育德,旅参谋主任是赵子立,第三团团长是赵××,第四团团长是刘秉诚。1931年九十月间到达蚌埠,上官云相让第三、第四团合编成第四团,另由第四十七师的部队编成一个第三团,以上官云相的亲

信李锡庆为团长，塞进第二旅来。王育德只好把第三团团长赵××调至旅部任参谋主任，刘秉诚仍任第四团团长，我被调任第四团任中校团附，以曹雷雨为第一营营长，李文奎为第二营营长，霍炳文为第三营营长。这样，就把第五十四师的干部挤掉了一半。

当第四团编好后，上官云相亲自点了一次名。在点名中有一名士兵，因为应名松懈，上官云相立时故意大怒说：“本军长点名，竟敢这样放肆，目无长官，足证在家也不是好人。”说罢叫刘团长立时把那个士兵枪毙了。为什么这样一点小事，也值得写在这里呢？军阀杀一个兵，本来是平常事，但是，因为应名时态度松懈，就要杀人，这在历史上也是很罕见的。上官云相的目的，不是在杀那个兵，而是“杀鸡给猴子看”，要把第五十四师调到第四十七师的部队，镇压得什么话都不敢说，任由他来摆布。当时，第二旅旅长王育德，第四团团长刘秉诚在上官云相的淫威下，也不敢说什么，只好把那个士兵枪毙了。

第二旅旅长王育德，上受上官云相的压迫，下受李锡庆的欺凌，只好辞职不干。王育德对我很好，我对王育德也很好。我当时曾建议他说：“我们名义上是第四十七师的一个旅，实际上仍是第五十四师的一个旅，不能容许别人任意来欺侮我们。我们应当把上官云相排挤我们的情形，报告郝师长，并直接报告蒋委员长。郭华宗等敢反对他，我们就不敢反对他。”王育德不接受说：“我不干算了。”这样，王育德走了。接着，上官云相就让李锡庆当旅长，李锡庆把旅部原第五十四师的干部全部换光。

王育德离开第四十七师后，由第五十四师来第四十七师的干部，就数第四团团长刘秉诚是个头了。这个人当时 30 多岁，

河北雄县人，河北某师范学校和保定军校九期毕业生，国学和兵学程度都不错。他和王育德一样，也是懦弱怕事的人。但他比王滑头，王应付不了的环境，他能卑躬屈节，委曲求全地应付下去。后来我和他处得不太好。

第四十七师整编后，蒋介石给他补充了武器，同时开始训练。第四团的补充，得不到公平的待遇，武器较之其他各团少而差。第四十七师的训练，较我参加过的任何部队都为呆板，还保留了孙传芳五省联军的传统习惯，不注重战斗教练，只注重制式教练，只会在操场上摔脚底板——走各种步法。

第四十七师在蚌埠摔了三四个月脚底板，到翌年——1932年1月，一·二八上海事变发生，于2月初，受命开赴上海参加抗日。

上官云相一接到开赴上海抗日的命令，就向国民党中央报告说，第四十七师由江西开来蚌埠后，虽然补充了一部分武器，但器材补充极少。按编制全师尚缺这样那样的武器若干，这样那样的器材若干，请速发给，以利作战。他就这样利用向南京领发武器、器材来拖延时间。

他让各部队慢腾腾地于蚌埠上火车，在向南京去的途中，沿途各站开车的时间，路方要听从军方的决定。他让各部队控制时间，大站也停，小站也停，能慢就慢，借以逃避作战。

第四十七师到达浦口后，受命经溧水、溧阳、无锡、苏州开赴上海附近地区。当我随部队渡江至下关时，看到当时国民党军政部交通司司长邱伟。他是我在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六期工兵第三队（学通信）肄业时的科长。当时我因为第四十七师发给第四团的通信器材太少，想向邱伟要点通信器材。于是我就去下关

车站大楼上津浦铁路管理局见邱伟说：“我是中央军校六期工兵三队的学生赵子立，现在第四十七师第四团任中校团副。第四十七师开赴上海去抗日，团里没有通信器材，怎么打仗呢？请老师发给我们一点。”他很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你干得很好，你们六期现在当中校的还不多，你要继续努力，多给国家做点事情。你要多少通信器材，我批给你，你开个单子来。”于是我就按一个团应需的和应预备的开了一个单子，他批“立即照发，以应亟需。”我到南京城内领出，交给第四团团团长刘秉诚。刘向第二旅旅长李锡庆报告此事，李说：“将器材交旅部，由旅部分配。”我当时说：“这是我个人要的，第四团器材少，请仍归第四团用。”但李锡庆说：“这是用第四十七师的名义要的，应当统一分配。”

第四十七师由南京改为徒步行军，其前进速度更可由上官云相来控制了。当时，上海的仗打得很激烈，但我们每天走上三五十里，就要宿营。所到之处，调戏妇女，窃取财物之事时常发生。上官云相等高级干部，都不跟部队行动，先乘火车至苏州，在那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。当第四十七师到达苏州附近时，受命归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指挥。这时第四十七师的原3个团，都走在后面，让从第五十四师来的第四团走在先头，过昆山后，又派我先至第十九路军总部联络。我沿铁路经安亭向东走。在途中，我见到战地难民沿铁路及其以北地区向西走，时有日机沿铁路低飞扫射并轰炸。我到南翔地区，找到了第十九路军总部，先到参谋处接头。这时我概略地了解到以下情况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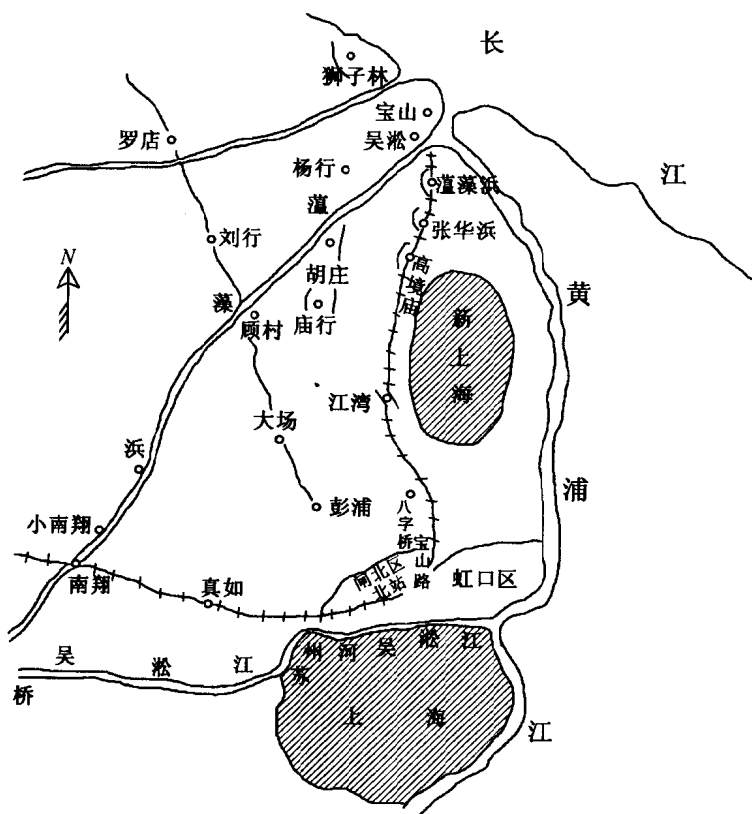
日军于1932年1月28日晚，自虹口地区向上海北火车站、宝山路一带发动进攻，企图于24小时内占领整个上海。十九路

军在上海工人、学生和市民的协助下,进行了英勇的抵抗,把日军撵下了黄浦江,粉碎了日军一举攻占上海的狂妄企图。于是,日军在2月上旬增兵,仍向虹口以北的八字桥地区猛攻,经我军民英勇抗击,日军又遭到第二次失败。日军在2月中旬再次增兵,从黄浦江口及其以南的西岸登陆,占领蕴藻浜、张华浜、高境庙地区,其主力在海空军协同下,向江湾——庙行——胡庄一线猛攻,将攻击的重点放在庙行地区;另有部队,渡过蕴藻浜向吴淞、宝山、狮子林进军,包围我守军。但我守军被围不屈,坚持战斗。日军向江湾——庙行——胡庄进攻的部队,经我军民英勇抗击,又遭到第三次失败。日军不得不在3月上旬第三次增兵,并以白川大将为上海侵略军主帅。当我到十九路军联络时,日军第三次援军的运输船,尚在长江口外三夹水区游弋,其企图登陆的地点和战略意图不明。

当我至十九路军总部联络时,上海守军占领北站——宝山路西段——八字桥——江湾——庙行——胡庄一线与日军作战,第七十八师在吴淞、宝山、狮子林被敌包围,但仍坚持战斗。

我与十九路军总部参谋处接洽后,晋见了蒋光鼐总指挥。他询问了第四十七师的编制和人数以及当时到达的位置,我如实作了回答。他指示我转告上官云相让第四十七师开到南翔附近待命。当我退出后,他又第二次把我找回去,一面说“给你们些慰劳金”,一面提笔写了一张“支第四十七师洋8000元(记不太准)”的条子给我。

我回到第四团,将联络经过、所得情况和蒋光鼐的指示,通过团长刘秉诚报告了旅部,并将8000元的条子,也交旅部转师部。这时团长刘秉诚秘密地告诉我说:“我们由南京经溧阳——无



图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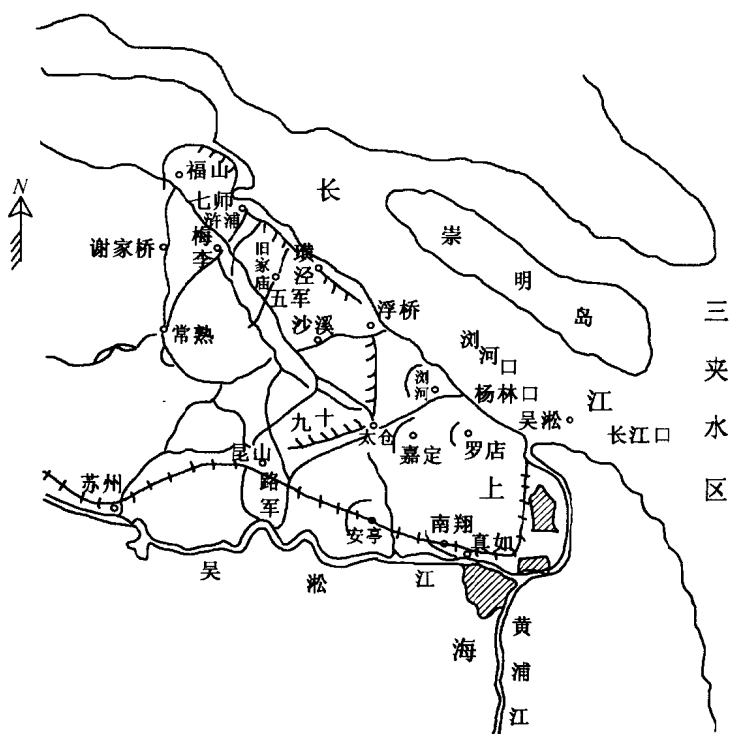
锡——苏州至昆山，沿途仅日机侦察，并无轰炸。但师部谎报多次受到日机扫射和轰炸，伤亡很大，企图逃避或延缓参加作战。”同时我看到苏州、昆山地方的小报登载：“由南京开来向上海参加抗日的□□□□师徘徊中途，畏缩不前，并且纪律废弛，到处扰民……。”当时，苏昆地区部队的高级长官的姓名，只有“上官云相”是四个字，小报上画的四个框框，很清楚说的是第四十七师。

第四十七师到达昆山地区后，因形势关系，并没有继续向南翔前进，在那里停了很短时间，就听说日军的第三次增援部队在浏河口方面的杨林口登陆了。日军在杨林口登陆的时间是3月下旬。当日军登陆时，杨林口并无正规部队担任防守，仅有地方保安部队的一个排驻在那里。日军一部毫不费力地登陆后，就在那里占领了一个滩头阵地，掩护大部队上岸，企图进攻上海守军后方。

日军在杨林口登陆，嘉定、太仓方面无部队据守，上海守军将腹背受敌，遭到严重威胁，不得不放弃上海，向西撤退。十九路军撤退时，将斗笠留置在阵地上，原对阵的日军与杨林口的登陆部队，望见斗笠，一连三日，不敢前进。迄确认中国军队已放弃阵地后，才开始进占浏河、嘉定、南翔、安亭等地区。

我军放弃上海后的部署概略如下：十九路右翼依托吴淞江，担任昆山至太仓地区沪宁路正面的守备，第五军担任太仓东北地区和常熟以东江防的守备，第四十七师担任常熟东北浒浦至福山地区的江防守备。

第四十七师于4月初到达福山、浒浦地区。当时采取间接配备，以一部扼江岸构筑工事，主力置于福山、谢家桥、梅李地区，并沿福山至梅李构筑纵深的预备阵地。第四十七师一到达



图二